

上扬州

西塞山本事

下长安

在西塘想起尤西堂

半生录

柯平 著

黄帝的侧面像

戏说四大美人

瓯江书简

半生录

柯平
著

万卷出版公司

北京城市图书馆（图书馆）出版有限公司

© 柯平 201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半生录 / 柯平著.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9. 5

ISBN 978-7-5470-5139-9

I. ①半… II. ①柯…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4972 号

出 品 人: 刘一秀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9

出版时间: 2019年5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新楠

责任校对: 高 辉

装帧设计: 范 娇

ISBN 978-7-5470-5139-9

定 价: 45.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传 真: 024-23284448

常年法律顾问: 李 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联系电话: 024-31255233

自序

我最初写散文时不知道写的是散文，那是在遥远的1986年，为自己的诗集写后记，有不相识的行家看到后说写得不错，内心难免有些沾沾自喜。稍后布罗茨基获诺贝尔文学奖，有段高论称诗人能写散文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样信心似乎就更大了。不过他的名言“散文是诗歌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我更愿意理解为是诗歌血液在散文脉管里的流淌。

从那时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曾经有过的野心，变得有些羞于提起，对文体的认识，也从当年自己偏爱的辞章方面的优势，有逐渐向义理和考据倾斜的迹象。也就是说，写得好看的原则固然还一直坚守着，不想轻易放弃，但同时更迷恋文字背后蕴含的那种力量，无论是历史的、地域的、人物的还是仅仅是常识方面的。希望心中所想和笔下所涉，能像镜子和河流一样，反映时间在流逝中发出的曲折而真实的回声，传达历史和人性中某种本质的东西。当然，这也仅仅是希望罢了。

一方面是壮志的逐渐消磨，一方面是数量的不断积累，终于在某次灯阑酒醒之际，想到要给自己一个交代，于是开始整理，挑出其中那些用心写的或个人以为还有些意思的，从首章《“微服”出游》到末章《小寒时节，最难将息》，并无要弄成编年史的企图，不过感觉这样以年代为线索来排列，能够看出风格和兴趣方面的微妙变化。当然更准确的说法是时间的力量，包括那个宋僧守端说的“为爱寻光纸上钻，不能透处几多难。忽然撞着来时路，始觉从前被眼瞒”，禅意虽深，也只能代表阶段性的认识，说不定什么时候眼光提高以后，后面这两句又变成是自我讽刺了。

2019年春节 湖州

目 录

- 001 / 自 序
- 001 / “微服”出游
- 033 / 买菜札记
- 046 / 乐清县
- 052 / 期堂巷口的老杂货店
- 070 / 西塞山本事
- 085 / 浙南寄友人书
- 092 / 逝水流过新市镇
- 105 / 戏说四大美人
- 113 / 夏日不亦快哉三十三则
- 119 / 花非花 雾是雾
- 127 / 从前的吃货

- 138 / 瓯江书简
- 165 / 师友肖像
- 176 / 亲爱的主食
- 192 / 下长安
- 206 / 上扬州
- 219 / 回乡偶书
- 228 / 黄帝的侧面像
- 236 / 山药帖及其他
- 247 / 听郁达夫说方岩
- 256 / 在西塘想起尤西堂
- 260 / 松阳民宿里的比尔神父
- 268 / 小寒时节，最难将息

“微服”出游

细雨霏霏的早晨，车轮，落花，关山，啼鸟，一次古典情调的旅行开始了。蒙蒙烟雨自天明时分起一直淡淡涂抹着天空与大地的界限。它使我想起李白早期诗作里的一个比喻——大道如青天。依稀记得下一句是“我独不得出”。由于意境和叙事风格上的大胆甚至极端，如一句神话下接一句人话的方式，少年时期初次接触唐诗时，这首诗就为我所喜爱，及至长大些读了相关评论，尤其了解作者一生的身世和经历后，欢喜程度更甚，几乎把它奉为《文心雕龙》里讲的神品来看待。这大约也就是古人所谓惺惺相惜吧？尽管自觉从事文学工作以来，一向我还不是显得那么自负。

雨是早上七点多钟下起来的，暮春时节江南多雨，对楼头

思春的佳人、客舟内宿酒未醒的潦倒才子而言，这也许是个好事情，因为可以增加情绪的缠绵度。但对于一个拎着行李袋正将出门的旅客，也真够烦心的了。经过不亚于哲学傻瓜哈姆莱特那样的残酷思考，最终我还是决定不推迟行程。宽阔的路面在雨水中闪着微光。即使对交通状况所知甚少，我也知道此刻车轮下迅速延伸的这段路面，应该是目前中国最好的公路之一。时速达到每小时六十公里的国产客车，使得两旁的春柳惊鸿缥缈般向后倒去，这是为古代浪游者所难以享受到的一大景观。生活在工业时代看来还是幸运的，今天美国的宇航员已经从大地上升到了天空，而嫦娥奔月毕竟还只是为孩子和多愁善感的少女准备的一个神话文本。

从战国时代开始，天空和大地就作为不同的象征物出现在作家们的笔下。一些早期的浪漫主义文人，如庄周、屈原、宋玉等，甚至王逸少和谢康乐，都曾相信天堂是神的居所，是人类生活秩序的最高表现形式，同时也是一切学问思想的源头或生产基地，他们这样虔诚地向往，自然是因为现实中的种种无奈和委曲，试图以此来同居住尘世的芸芸众生形成某种精神上的对应。而宗教的精义同样表明，他们相信天堂就在大地的尽头，而唯一到达它的载体就是修炼，具体的方法是：长年累月的苦行、素食、冥思、养生、与世无争，还包括忧喜不形于色和取消性生活。一想到这些我满怀畏惧。我衷心祝愿那些坚定而虔诚、内心燃烧信念火焰的灵魂能够早日进入天堂，而我这个意志薄弱者宁愿永远滞留人世，哪怕它是可诅咒的，或不完美的。一如此刻我倚坐在这辆蓝色旅游客车的窗口，略带几分

伤感，透过微亮的雨丝，阅尽江南春色。

1991年4月22日，记于长兴

二

与少年时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雄心壮志相比较，我现在似乎更倾向于深居简出。这并非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对我已失去了诱惑力。电视的普及，行路难，世态炎凉，阮囊羞涩等等，也许是其中的一些因素。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我对真实的物像开始逐渐丧失了兴趣，神游是我目前采用较多的一种方法。至于读书，我也主张以少而精作为原则。如果可能，我计划将我的藏书数目削减到最低限度——大约一百本左右，但必须是各个学科的，大师们的恢宏之作，人类文明的主要结晶。在想象中，它们的一半应该被堆在床上，另一半堆在工作室和厕所、厨房，以便在我需要的时候随时都可取读。从第一本到第一百本，然后再从头读起，让我思想的头脑能够像一架涡轮机那样不停地运转，直至它停止的一天——手倦抛书，辞谢人世。

这是多么充实而有意思的一生，但这个计划的荒诞与不近人情也显而易见，首先我得保证有固定的收入，哪怕数目不大，使自己终其一生都能维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温饱水平。比如说，能像《四季随笔》的作者莱辛那样，意外得到一笔款子，放在银行里长年吃利息，那就好了。二是必须得到家人无条件地支持，就拿在床上放书这件事来说，一半的话，就是五十本，占用的面积也不算小了。至少我得先通过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

工作，说服妻子同意和合作，让她一个人睡在隔壁房间沙发上而不至感到委屈。

这样做的艰难和严重后果，我已经意识到了。于是我开始将思想集中于雨中飞驰而过的景物上：山川、村庄、田野、河流、寺庙与残缺的砖塔。那个荷笠吹笛的牧童，我怎能说他不就是于唐代烟雨中指出诗人杜牧去杏花村痛饮的那一个？何况隔着车窗玻璃的世界看上去总有点似真非真。还有村口的那座古桥，如果苏曼殊此刻一边吹着尺八一边从这桥上走下来，我相信自己也不会感觉有多少惊奇。在此意义上说，玻璃是界乎于现实与梦幻之间的一种物质，既有金属的冷静又有幻想的影像。

上午九时还差一刻的光景，车体的一侧突然涌现出烟波浩渺的太湖。我赶紧摇下车窗探出头去，正好看到竖在路边的“界牌”。由于来前查过地图，因此知道这里已是浙江省与安徽省的交界处了。想起郁达夫当年路过这里的那一番奇论，即断言所谓国界省界县界等等，不过是人类凭了浅薄的头脑，想把无限的空间来加以限制的一种小玩意儿。进而认为“里程的记数，与夫山川界路的划分，用意虽在保持私有财产的制度，但实际上却可以说是我们对于无限想加以征服的企图”。不禁哑然失笑。从这一刻起，我开始有点神不守舍，思念家中短发牛仔独守空帏的妻子。

1991年4月22日，安徽境内

三

我们的车子停在一个叫广德的小县城里。先是司机在路边临时停车，叫几位私下搭乘的安徽汉子下去——据说这是目前中国客车司机们的一项颇为悠然自得收入，然后车子油门一踩，汽笛长鸣开进了广德站。车站不大，但秩序不错，干干净净的站台上，只有不多的几个人，其中还有穿制服的在跟旅客说着什么，一切看来都井井有条的。车上陆续有人下去，拐进不远处的一个简陋建筑。我自然知道他们是去干什么，方便、解手、内急，或者叫登东、如厕，这样的词汇，在我看来可谓真正具有民族特色的那种，其含义复杂隐晦，绝非一般略通汉语的外国朋友所能窥其庭径。我不清楚将它翻译成英语后会是怎么个样子。对此一直以来我怀有深厚的兴趣，以至每次想起都会哑然失笑。

应该说明的是，当时我并非忍无可忍，只是出于某种无聊，或没事找事，有点像王朔在小说《橡皮人》里说的那种状态，闲着也是闲着，还有就是打算下车去抽上一根烟，这才漫不经心尾随众人之后如法炮制。路上看见一个拿红绿小旗的工作人员站在雨中指挥，这个动作给了我很好感。在里面时我甚至还好整以暇地观察了一下厕所的供水系统，发现水管经行的地方墙粉颜色要新一些，不知是什么缘故，或者原先没有？这可有点吓人，也可能是前不久管子坏掉了刚进行过维修。

事后仔细回想起来，我之所以会犯下像今天早上这样的低级错误，根源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语言学不合时宜、

不分场合的狂热爱好；二是出门的前几天，手指刚巧受了点伤，以致动作的麻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因此等我突然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开始警觉起来时，发现身边其他的人都已完事走光，只剩下我一个人，于是当机立断、发扬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拉链都顾不上拉就冲出厕所，赶紧向停车的位置奔去，但即使是这样，慌乱中看到的，也已是客车渐渐为尘土淹没的蓝色的尾部，而我的全部行李，包括雨伞、文稿、身份证、礼品和钱包，全都在这辆不负责任、丢下我就开走的该死的车上。

这真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后的又一次“皖南事变”。五十年前一支中国军队在距这不远处的山地里袭击了另一支中国军队，典型的不宣而战、以强欺弱，以至在当时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为历史学家所诟病。我是在军队作家黎汝清的纪实小说里了解这一史实的。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我反对欺凌与背信弃义，现在这些痛苦打击悲惨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在雨中徘徊，呆如木鸡，简直不知该如何是好。一行僵硬的诗句的转折，或让古人的意境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下重现，我想我还是有能力对付的。而面对突发的现实事件所必须具备的那种应变能力，我原以为我有的，而事实证明根本就没有。承认这一点真是对自尊心的莫大打击。

我还想提到诗歌，尽管雨水这时正从我的头发顺着面颊流下来。早已湿透的肩头和因冷风而略有些颤抖的身体，使我的整个形象像是一部忘了片名的国产老电影里的什么人物。我再次深深感到文学与现实之间的某种不谐，它精神的宏大，和它在物质世界面前表现出的那种笨拙，那种极大的不适应性，那语言与行为

之间永难弥合的尴尬距离。真的，非常的尴尬、无奈，这种距离即使是在像我这样的所谓现实主义诗人身上也不难看出。

1991年4月22日，广德车站

四

站长坐在一间乱糟糟的办公室的一张简陋椅子上处理公务，我战战兢兢走近她。这是几分钟前一个灵感不无功利性的现实演绎。说实在的，尽管我手里拿着作家协会的证件，鼓足勇气，以尽可能标准的普通话向她陈述我在这座县城里的不幸遭遇，心里却是一点把握也没有。但说起来，这已是当时的困难情势下唯一能提供给我的选择了。想想看，在一座陌生的异地县城，在一个天空飘着细雨的冷冰冰的站台上，作为普通公民，我除了向国家的办事机构寻求可能得到的帮助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途径？我既无权把交通局长找来骂上一顿，当然更不存在打电话让县委书记提供小车的可能。

站长温文尔雅地接待了我。这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短发妇女。我懊悔当时的慌乱心情使我事后无法记起她的脸部特征，但我相信它一定接近于先施（西施原名）或达·芬奇那幅著名油画《蒙娜丽莎》的原型。至少我敢肯定，她们脸上洋溢着的那种圣洁光辉，以及对弱者发自内心的怜悯，应该十分相似。因为当我不太流利的陈述还只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她就已经果断地做出了决定。一边吩咐手下人往我的终点站宣城打电话，让那边派人在车站门口拦截这辆车，一边又马上联系了一辆过路的

客车，让司机答应捎上我在后面追赶。

她陪我穿过检票口来到客车车门前，由于车上不办理补票手续，执法谨严的乘务员认为尽管有站长的陪同，但也必须先去买票后才能放人上车。这时明显表现得已有些不耐烦的驾驶员，已踩下油门让车子进入了发动状态，她来不及多说话，夺过我手里的零钱，迅速奔到候车大厅的一侧去替我买票。她矮小的身姿在雨中奔跑的情景——我该怎么形容呢？中国，感谢你的这位黑发中已微露银丝的普通妇女吧！是她部分恢复了我对你的信心和热爱。

车轮终于开始转动了，在此之前我已抓住她递过来的车票，跳上了汽车。生活似乎重又开始变得美好，我手忙脚乱寻了位子坐下，尽管只是很短的一会儿时间，但这片刻的分心产生的后果却很严重：我丧失了最后与她告别的机会，既忘了请教她的尊姓大名，更无法问她要个电话地址，甚至连句表达内心感激之情的话也没有说。自私，愚蠢，忘恩负义，不知好歹，我对自己的不满和憎恨真是到达了极点。

1991年4月22日上午，宣城途中

五

宣城是位于安徽南部的一座有名的文化古城。我所搭乘的车子在路上了将近两个小时，于中午十二点差几分的时候，终于赶到了正在改建中的车站。这以前，我的全部努力就是靠在椅背上心神不定，仔细盘算行囊内财产的数额，让自己习惯

精神思考的大脑像一架商用电子计算机那样飞速地运转。由于这次行前要带的物品是妻子自告奋勇准备的，它整个显得庞杂而数焉不详，印象中有：毛衣、书籍、食品、已经完成的近作和正在写作中的新作、洗漱用品和用于赠人的一些土特产——丝绸与茶叶。此外还应加上五百块现金和一条我爱抽的三五牌香烟。由于这是我们结婚以来头一次分别，她既缺少经验又特别尽职，光替换内衣就往里面狠命塞进了三套。当我意识到这次损失的总额差不多已是我全年稿费收入的四分之一时，实在是有点坐不住了。

懊丧与愤怒、另外还得加上一点点的消沉与刺激，我还能使用什么词汇来形容我当时的复杂心情呢？我想象自己两手空空流落宣城街头的凄凉情景——以诗人的观点来看，这也许是真正的潇洒。谢朓楼，敬亭山，大江东去，紫色西来。我不知道李白一生中是否有过像我这样的狼狈？但即使有的话，我想他也可以解下腰间金龟当酒，举杯消愁，抽刀断水，完全不拿它当一回事。而我的尴尬在于，既没他的才华更没他的名气，且身边的全部财产加在一起，也只有不到两块钱的零票和半盒已有点潮湿的纸烟。

诚惶诚恐找到车站的工作人员，却被严肃地告知外省来的车辆一律停靠在新客站。一辆专门接送旅客的三轮卡车把我载到那里。这瞬间的阔气耗尽了身上最后一点钱。现在我终于成为彻底的无产阶级了，心里反而开始放松起来，一文不名，心高气傲，或者说，一个绝境中的人身上那种巨大的勇气和坦荡，我开始体会到了。这使我想起病人临终前的平静，是的，我们

身上有许多东西是我们自己所陌生的，人生的意义就是要逐渐体验和认识它们。

我沉着地推开宣城站调度室那扇贴有许多交通安全宣传语的滞重的门，我想我的目的只是例行公事式的询问，虽说自己下了车就急急忙忙直奔主题，但事实上内心对此并不抱什么希望。也许，这只是一种机械性的动作？也许，是为了不辜负广德站站长的一番好意？但等待我的却是友善的面孔和我那熟悉的棕皮旅行包。它就放在调度室中间那两张对拼的办公桌上，仿佛这个季节里最美丽最奇异的花束，以至我一眼就看到了它。

当这种也许只有在五六十年代才不至被认为是梦幻的生动情景，真实展现在我的眼前，我承认，我被感动了。当然在此我不能以个人经验来取代对目前社会道德水准的总体评估，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至少是部分——改变了我对生活的看法。从广德站到宣城站，这中间大约有七十公里的路程，而在原先的想象里是要花许多年才能走完的。

在一位谢绝我敬烟（但愿不是因它上面惹眼的水渍而拒绝）的工作人员指教下，我先是掏出证件证明了自己的身份，然后按照要求开始背诵包内主要物品的名称和数量，个别地方难免有些出入，不大准确，也被耐心地允许在重新回忆后再来第二次，旁边的人也大都以宽容、和蔼的目光打量着我，其中有个女的还朝我笑了一下。这是一项虽有点滑稽但很有吸引力的智力游戏，感觉跟朗诵诗歌相似，但比后者有意思多了，至少在语调和情感的投入上，它们相同的地方应该很多。我庆幸自己基本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角色。然后，核对原物，签写领条。